

赵明同志讲,他曾看到杜在狱中写给盛世才的信,信中恳切陈词,剖白自己一心抗日救国和帮助盛世才建设新疆的心迹。信末说如不能见谅,请送他到延安或莫斯科去学习。盛世才不予置理。到了后来,盛世才竟伙同国民党特务头子季源溥把杜重远的罪名定为‘共产党’,然后把他秘密处死,至今连尸骨都没有下落。”胡愈之最后写道:“杜重远被害时间,估计在1943年内,具体日期尚有待查核。”

杜重远烈士永垂不朽

邓颖超同志早就称赞杜重远为:“革命左派先驱。”

胡愈之高度评价杜重远一生的卓越贡献,指出:“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。他为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”又说:“全国解放后,虽然杜重远的遗属得到党和政府的救济,但是杜重远本人对抗日和民主革命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,竟被盛世才诬蔑为汉奸、特务以残杀的事实,始终未经公布与昭雪。我以为为了拨乱反正,对杜重远的一生以及他的这一大冤案,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,是完全必要的。”

1983年在杜重远诞辰85周年之时,邓小平同志特为之题词:“杜重远烈士永垂不朽!”

杰出的实业家、革命家、政治家杜重远离开人间已历53个春秋了。今年是“西安事变”60周年,我们对这位“西安事变”的幕后策划者,不能不倍加怀念。

那出卖挚友,残害至亲,屠杀人民,叛变革命,统治新疆11年里,残杀无辜百姓50000余人,罗织罪名制造冤狱达100000多人,搜刮钱财无数,最后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盛世才,不仅不受主子赏识,还屡被“弹劾”、“审查”。由于结怨太多、太深,时时提防,最后甚至改姓为“颜”,隐居台北。晚年已近神经质的盛世才,其反革命两面派本性仍未稍改,他居然闭门著述,写出什么《如何顺利达成光复大陆的使命》、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、民生世纪的来临》、《牧边琐忆》等册子,对中共和苏联进行攻击,对蒋介石竭力讨好;但始终没法改变台湾公众舆论把他视为民族罪人、杀人魔王的主调。最后,他在失意和惊悸中死去,至今已有26年了。

浓雾尽散,谜题频解。

历史终于对这一对东北同乡、同学、好友,作出了盖棺之论——

杜重远不愧为一代英杰,留芳百世。

盛世才实乃是千古罪人,遗臭万年。

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三次定稿

袁祖铭被刺见闻

□邓汉祥

我同袁祖铭本来同过学,但因后来他同王文华弟兄结成生死冤家,而我和王氏弟兄在政治上曾发生一度渊源,故对袁就不便往来。在段祺瑞执政时代,袁祖铭派周素园为代表到京谒段,当时川、滇、黔、桂、湘各省的代表到京,段指定我接头。而周素园同我又系旧交,因之袁致我的函电,不能置之不理,这就是我同袁恢复往来的经过。王天培亦派甘凤章作代表到京找我,段垮台回到天津,我也随之移往天津。袁祖铭又派王慎和为代表,到津约我南下替他们解决内部分歧。据王慎和向我说:此时,袁在川时偏重何厚光,对此王天培、彭汉章对袁深感不满;袁知道王同我有往来,所以希望我南下替他们调停。同时,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也有信劝我到南方,我以此商之于段,他说可以去看看。我得到段的许可,于是离津南下。我到汉口的次日,刘骥请我吃饭,坐中有徐谦、顾孟余,彭作宾三人。徐、顾是“三·一八”惨案时段祺瑞通缉的人。下通缉令时,我又是国务院的秘书长、徐、顾对我大有仇人见面之势;蒋作宾因为想当湖北省长,我过去没有支持他,对我也耿耿于怀。我见情势不妙,便决心取道重庆回黔。但王慎和坚决要我先到常德,我即派佣人把行李送到沙市王天培处等我,我与王慎和乘轮赴常德,住在旅馆里,殊袁祖铭得知后,立即派陈廷策、陆荫楫到旅馆接我,移住他的司令部。袁见面时表示异常诚恳,一直谈到深夜。次日晨,我刚起床,袁即给我送来一封聘书,聘我为总司令部参谋长,接着袁又约我去,向我说:把他的副官长陆荫楫、军需处长肖勋华改任旅长编为一军,要我兼任军长。陆、肖都是保定军官生,是我的盘县同乡,肖又是我的表弟。我当即向袁说:你此番好意我很感谢,但此时若在此担任职务,于你不特无益,而且还有妨害。一方面是因为在武汉当权的徐谦、顾孟余等人,同我在政治上有宿怨;另一方面是我在北方很久,此次南来,意想不到的谣言难免。袁关切地回答我:“用不着顾虑,事

实胜于雄辩，谣言终归是谣言。”我又恳切地向他说：“你今天离开川、黔向外发展，贵州的周西成没有问题，四川方面应该释嫌修好，才能助长你在外的声光，这个任务我还勉强可以作，我以三个月为期，到川、黔去一趟，比留在常德或多或少有点益处。”他同意后，就派人去替我买船票。我打定主意，先到沙市会王天培。这已经是腊月二十六日了，去买票的人回来说，小火轮已封船，要正月初三以后才有船开。袁于是又向我说，在此多住几天更好。在这期间，袁接到唐生智来电，约他到长沙会商一切。袁持电商之于我，我说用不着自己去，派个亲信当代表前往就行了。陈廷策也极力赞成我的主张，遂决定派何厚光为代表前往。腊月二十七日下午五时，我同袁正在鸦片烟床上闲谈，当差的来说何师长（何厚光）、周师长（周瀚）要会总司令。袁说：“叫他们等着。”我说：“你先去会他们吧。”说完这句话后，我就站起来走了，到陆荫榭办公室去摆龙门阵。大约6点钟的时候，忽然听着枪响，我就跑到袁祖铭办公室去问袁在何处。他们的回答是：总司令已同周师长、何师长一道出去了。后来才知道周瀚和周鳌山借替何厚光饯行为名，把袁约出去，到达俱乐部（或联欢社）楼上后，两周借故走开，仅让袁祖铭、何厚光、朱崧三人在楼上，早已严阵以待的湘军，雨点般的枪弹向着楼上扫射。刘辅卿向我说：他就住在出事的隔壁，朱崧当即中弹毙命，袁

祖铭、何厚光由房上逃走，因爬到离出事地点不远的一家民房上，袁忽然由房上跌下，摔伤了腿不能走，何厚光只好下来招呼，当夜被湘军发现，将二人捉去枪毙了。袁同我这一段经过，只有陈廷策一人知道。

袁致死之原因传说不一，有谓：唐生智在汉口检查电报，获得与吴佩孚有重要关系之人致袁一电，大意云：邓鸣阶（本文作者）将由北方到常，当详悉。此亦促成唐生智、蒋介石决心除袁之一因。此说绝对不确。我在北方一直是站在段祺瑞方面，同吴佩孚是对立的。我假使在政治上有活动，万不会使吴知道，吴的所谓重要人，也不会有所接触。这种情形，凡了解过去政治演变的人，莫不知之。据我所知，主要原因有二：一、唐生智尽管参加北伐向外发展，但湖南是他的老家，袁率黔军驻湘西，与唐有切身的利害，企图杀袁，乃势所必然；二、何应钦、朱绍良同袁有不解之仇，这两人在北伐期间，都是蒋介石的重要助手，他们利用蒋的关系，一方面是迎合唐的心理，合谋除袁；另一方面是袁的粗疏，未能提高警惕，严密防范，所以演成悲惨事件。在抗战期间，唐生智在重庆随时同我在范绍增家里打牌，我问他为什么对袁祖铭下手？唐说：利害所关，昧良心出于无奈。接着又说，你们贵省的事，你还知道吗？我被人利用，也是促成常德事件原因之一。由他这些话，更可证明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。

独山县政协出版 《莫友芝年谱》

□梁立基

为纪念莫友芝先生诞生 185 周年，独山县修复《影山草堂》主体工程完工揭幕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特编辑出版了《政协文史丛书》第一辑《莫友芝年谱》。

莫友芝先生 1811 年 5 月 3 日诞生在独山县兔场上街，他是晚清著名学者、诗人、教育家，《清史·文苑》誉为西南巨儒。

《莫友芝年谱》的出版，为研究莫友芝提供了较详实的历史资料。

今年 3 月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已出版了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十二辑，正在按照全国文史工作会议精神，完成以“三加强、一开拓”为主的工作任务，努力把独山县文史资料工作做得更好。

独山政协文史委

（上接 50 页）

二中全会违反政协决议，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争议未决等情况下，我党实无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之可能。

4 月 1 日、3 日，王若飞出席政协综合小组会议，讨论国民大会问题，并对青年党的错误行为提出批评。

4 月 6 日，黄齐生在王若飞母妹住处设家宴招待沈钧儒、郭沫若、吕凤子、陶行知、李公朴等人，王若飞出席作陪。

4 月 8 日，王若飞乘飞机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，黄齐生慰问事毕也同机回延安。同机回延安的还有秦邦宪、邓发、叶挺以及王若飞的表侄黄晓庄等。因飞机在雾中迷失方向，于当日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 40 公里的黑茶山撞山焚毁，机上人员全部遇难。王若飞时年五十岁。

在延安和重庆两地为四八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。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向四八烈士送了挽联并发表悼念文章。在王若飞遇难的头一天晚上，周恩来和王若飞作了长时间交谈，周恩来回忆说，王若飞在他们最后一席谈话中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一切要为人民打算！”